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 
第八十五回 巫翠姐忤言衝姑 王象蓋侃論勸主

卻說紹聞還債已畢，到次日合家吃飯以後，睡的還不曾醒。好不自在煞人也。將巳牌時分，揉著眼站在樓門說：「拿洗臉水來。」老樊送的盥盆盪水洗了臉。冰梅整飯，無非是不曾下著的雞鴨，糯米蒸糕，大嚼了一個含哺鼓腹。俗語雲，心裡空了降得飯，想向來欠債未償之時，那個寢食不安，不待智者而知矣。

吃完了飯，正在院內啜茗漱口，只見巫家一個小廝，名叫寶盆兒，到面前說：「俺奶奶叫請譚奶奶到東街，悟果小相公病哩不睜眼，叫急忙瞧瞧去。」王氏忙問道：「是怎的了？」即叫保柱兒叫轎子。這興官兒也要瞧瞧小兄弟去。王氏道：

「再叫乘轎子同去。」興官道：「我跟著走罷。」王氏允了。坐了一乘轎，跟的是保柱同興官，上東街來。

到巫家門首，也沒有人照應。進的院去，巴氏起來讓坐，王氏向巴氏一拜，說：「親家母好呀！」巴氏道：「也沒啥好，坐下罷。」王氏看巴氏光景，全無親熱之意，即叫道：「翠姐哩，孩子是什麼病？我瞧瞧。」巴氏道：「孩子是想奶奶的病。」

巫氏在廂房出來，見了婆婆也不萬福，也並無慌張之意，說：「怎麼來了？」王氏道：「坐了一頂二人轎子來。」廚嫗奉上茶來，王氏只得接在手中呷了半盞。興官與巴氏、巫氏作下揖去，俱都不甚瞅睬，王氏心中大有不肯依之意。爭乃巫家聚了一班婦女，既有眾寡之勢，兼有主客之形，不便怎的發作，只道：「您兩口子各氣，我叫回來消消氣兒。再住半月，接你回去，或是這邊送去。我做婆婆的不曾錯待了你，為甚的奚落起我來。」巫氏道：「您家不要我了，說明白送我個老女歸宗，不過只爭一張休書。」王氏道：「傻孩子，誰家小兩口子沒有個言差語錯，你就這般氣性，公然不要女婿，說這絕情的話。」轉向巴氏道：「親家母擊畫他一兩句何如？」巴氏道：「我生女兒不用擊畫。」王氏道：「我家孫孫哩。」巫氏道：「他小舅背的看唱去。回來時，叫他同興官跟你回去。」王氏道：「我如今就要走哩。」巴氏道：「沒有人請的你來！」王氏氣急了，說：「沒見過這一家子不曉天地人家！」只見巴庚在院中嚷道：「何用與他家這老婆子說。明日見了端福兒這狗攬的，我要剝他的皮哩。」王氏見不是話，一怒起身。興官只是哭。出的門坐上轎，一孫一僕，大不如意而歸。

看官閱此一回，定然以為世所必無。不知這也有個緣故，一為申釋，便即恍然。從來「三綱五常」聖人有一定章程，王者有一定的制度，自然是國無異政。只因民間有萬不通情達理者，遂爾家有殊俗。即如男女居室，有言「夫妻」者，有言「夫婦」者。妻者齊也，與夫敵體也。婦者伏也，伏於夫也。男家取妻，父納采，婿親迎，六禮俱備，以承宗祧，故男先於女。曰「奠雁」，曰「御輪」，是齊字一邊事。女家遭嫁，定申送門之戒，仍是寢地之心，是伏字一邊事。所以天氣下降，地氣上行而為泰。到了民間小戶人家，豔夫家產業之豐饒，涎女家妝奩之美備，這其間攀援敬羨，蔓瓜纏葛，就不能免了。夫婦之際，本然看得是烏合之侶，一但有變，如何不生齷齪之像？

況且小戶人家，看得自己女兒總是好的，這又是家家如此，戶戶皆然的性情。女兒蠢愚，說是女兒厚道，「俺家這個女兒，是噙著冰凌，一點水兒吐不出來。女婿想著欺降，叫族間幾個小舅子，抬起來打這東西！」女兒生得略有才智，便硬說「俺這姐兒，是合中第一個有道理有本領的姑娘。」婿家小康，也不管翁姑之勤儉，夫婿之謹飭，俱是女兒到了他家，百方調停，才漸漸火燄生光起來；婿家墮落，便說女兒百般著急，吃虧權不己操，到如今跟著他家受難過。或自己女兒醜陋，硬看成是黃承彥以女妻諸葛。又其甚者，女兒或賦《黃鶯》，又不妨李易安之負趙明誠矣。此民間女家性情之大較也。

這巫家正是看翠姐姿性聰明，更添上戲台上綱鑒史學，是出眾的賢媛。這翠姐與丈夫生氣回來，又沒人送，臉上羞，心內惱，向母親兄弟們訴了膚受之悲，這巴氏肚內，是萬萬沒有「不行焉」三個字。因此待親家母面上冷落，話中帶刺。看官就曉得這半回書，是勢所必至，理所固然的了。

卻說王氏坐轎而回，氣得一個發昏章第十一。下轎從後門到院內，上的堂樓，坐個低座，手拿扇子，畫著砌磚，忽的一聲哭道：「我那姓孔的兒呀！想死我了。我今夜還夢見你，想是我那孝順媳婦，你來瞧我來了？我再也不能見你了，我的兒呀！」這冰梅手捧一杯茶，送上樓來。聽的奶奶哭的言語，說：「奶奶吃茶。」王氏那裡答應。冰梅放下茶，把頭抵住門扇不言，淚滿衫襟，鼻涕早流在地下一大攤，咽喉逗著，直如雄雞叫曉，只伸脖子卻無聲。興官倒在王氏懷中，也是亂哭，卻說道：「奶奶不哭罷，奶奶不哭罷。」

這是巫翠姐今日沒道理，就弄的合家大小齊哭亂號起來。

巴氏還喜今日總算為女兒少出了一口氣兒。

卻說家中如此大變，紹聞上那裡去了？原來紹聞打發母親上丈母家，料得午後方回，心中是改邪歸正的人，再不敢亂行一步，錯會一人，徑上南園訪賢。

恰好王象蓋僱了短工在井上絞轆轤灌菜，只見少主人來了，真如天上降下一般。原來王象蓋移在南園，紹聞總不曾來過一次。今忽而到了，急喚女兒改畦，自上屋裡搬出一張小桌，趙大兒拿出一個低座兒，放在井沿一棵核桃樹下。趙大兒把煮的現成的茶捧來，放在桌上。女兒出來改畦，向紹聞笑道：「大爺今日閒了麼？俺奶奶好呀！」真如一朵小芙蓉，天然不雕飾。兼且舉止從容，言語婉呢。紹聞不覺心裡又親愛、又敬重，答道：「你走了，你奶奶想你哩。」王象蓋道：「叫他娘們略閒些就去送菜去。當下天又熱，這菜一天沒水，就改個樣兒。」

紹聞看這菜園時，但只見：

庚伏初屆，未月正中。蟬吟繁樹之間，蟻鬥仄徑之上。垂繡而汲，放一桶更提一桶；盈科而進，滿一畦再遞一畦。駝背老嫗，半文錢，得蔥韭，更指黃瓜兩條。重髻小廝，一瓢飲，啖香杏，還羨蜜桃一個。小土地廟前，只有一隻睡犬。大核桃樹下，曾無半個飛蠅。

不覺暗歎道：舊高樓大廈，反不能有此清幽。」

少頃，只見趙大兒在屋門叫道：「先打發澆水的吃飯。大叔的飯也有了。」澆水短工，聽說一聲，便住了轆轤。女兒也放下改畦鋤，到井池邊洗了手，自向屋內幫母親去。王象蓋拿出短工的飯，放在另一株柳樹下。短工吃完，將所用碗箸向桶洗淨，自覓一株樹蔭，展開布衫，枕了一個竹枕，呼呼的睡去。

王象蓋把小桌抹淨，捧出飯來，三回放完。紹聞一看，乃是一盤韭菜，一盤萵苣，一盤黃瓜，一盤煎的雞蛋，中間放了一大碗煮熟的雞蛋，兩個小菜碟兒，兩個小鹽醋碟兒，一盤蒸食。品數雖甚家常，卻精潔樸素，滿桌都是敬氣。王象蓋道：

「家中沒酒，我去打一壺來。」紹聞道：「我不吃酒，且誤了說話。你且坐下。」王象蓋坐在一個草墩上，看紹聞吃。趙大兒叫女兒送的茶來，又澆了自己栽的鳳仙花兒，回屋而去。這紹聞覺得滿心洋然，都是太和之氣，因說：「我這番來，是為咱家還完債還餘下六百兩銀子，該怎的處置，你說。」

王象蓋道：「我夜間已打算明白，本要進城說去，不料大相公今、日來了。這六百兩銀子，第一件要制一付壽木，奶奶年紀大了，雖說精神康健，我們不可不偷偷預備。萬一有個山高水低，這父母身上大事，是萬萬承不得人情，萬萬落不得後悔。

第二件，是要個書房，叫興官相公唸書。或是把張大爺房子贖回，或另置一處。現在後門邊吳小二有個房院，他要遷移大街，只三十兩便賣。他走的緊，我們打掃裱糊，三天便可讀的書。

大相公如今立志向上，也該有個藏身地方。到明年約上兩三個學生，與興官相公做伴兒，大相公就是先生。大相公讀書，可約妻少爺、張少爺，再尋一兩位不拘童生、秀才會課。孔爺如今回來了，就央這老人家看課，好應考試。興官相公也該考了。

大相公當日考時，比興官相公年紀、身材，還小的多哩。況且咱家把書房賣了，那是不用提起哩。前院典當出去，壘了後牆。

大相公改邪歸正，那些不三不四人，自然是不敢來了。但咱家是有常客的人家，萬一程爺、張爺、蘇爺、孔爺、婁少爺們，有話與少爺說，沒個坐的地方也不成看相。張爺住的房子，贖了原好，只是那遷移不定日子，咱如何催他的。」紹聞道：

「這兩件你說的很是，咱就這樣辦。第三件呢。」王象蓋道：「下餘五百銀子，急把南鄉的地，贖回兩家佃戶。大相公你想，俗話說：千行萬行，莊稼是頭一行。一家子人家，要緊的是吃穿。吃是天天要吃哩。『一家吃穿，等著做官』，這官是望梅止渴的。況且一家之中，做官的人少，不做官的人多；做官的時候少，不做官的時候多。況且做官的飯，又是難吃的。所以孔爺到浙江，說什麼有了倭賊擾亂地方，不上一年就回來了。回時若不是有兩三頃地，吃什麼哩？若說是做生意，這四五百兩銀子，不夠作本錢。況生意是活錢，發財不發財，是萬萬不敢定的。唯有留下幾畝土，打些莊稼，鍋裡煮的是莊稼籽兒，鍋底燒的是莊稼稈兒，養活牲口是莊稼中間出的草料。萬物皆從土裡生，用的銀錢也是莊稼糶的。才好自己有了勤儉之心。若是銀子在家裡放著，人心似水，水漲船高的，有一個錢便有兩個錢高興，大相公是化費慣了的手段，萬一化費了這個錢，是聚者易散，散者難聚。到那時候後悔起來，乾急沒法兒。鄉里人常說兩句俗話，『寧當有日籌無日，莫待無時思有時』。人肚內有了這兩句話，便不怕了。大相公是過來人，近年日子不好，思想舊年好過的時節，真正如登天之難，再沒有半個梯子磴兒。

大相公再想。」紹聞點頭道：「是，是。明日你回去，咱就這個辦法。我走罷。」

說罷，就要起身，趙大兒道：「再涼快一會兒。」紹聞道：「走罷。」女兒想著問候奶奶，羞澀不好開口，只是眼看著紹聞起身而去。

正是：

老奴少主即君臣，父女夫妻各盡倫；

慢作尋常蔬圃看，分明一幅太和春。